

《平滇始末》 清 佚名

予吏滇，知逆藩吴三桂倡乱荡灭事颇详。然避伏深山，时日、地名、人名未确者不敢录。及东归十余年，亲友屡叩，谓桂势若可成而终败者，曷故？余曰：方乱起，余与同志刘文季、林牧士逆料必败，所以我三人始终洁身也。

康熙十年辛亥冬至壬子春，粤藩尚可喜、闽藩耿继茂相继请辞兵归辽。尚出本志，而耿则窥伺也。朝廷两允之时，三桂子吴应熊尚主在京师，希探上意，驰出于桂，令亦如尚、耿之请。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，上明断不欲五大在边，亦允之。三桂意沮，上言旗下家口数万人，夫马行李不赀，故难其说以阻其行。上曲徇其意，令有司如数拨给，立报起程日期。三桂无以为辞，异志遂坚。其妻张氏以一子四孙俱为质京师，倘一动将无遗种，不可。桂侄吴应贵、吴应麒，婿胡国柱、夏国相、郭壮图、卫朴，以去滇则就闲无兵权，图必反。谓：“王威望兵势甲海内，戎衣一举，天下震动，因索世子、世孙于北，画地讲和，此汉高分羹之计也。若就迁于辽，他日吹毛索瘢，只就一耳，岂若举兵而父子俱全哉？”三桂惑之。婿侄又曰：“王素重方献廷，盍谋之？”方献廷者，徽州人，其父曾总督蓟辽，三桂隶麾下，以故旧干桂。善奕、能诗、多游谈，自以为管、葛比，三桂信之，延为师，训其孙世。世为应熊子，生于燕京，设谋隐匿，雇乳媪窃载至滇。初不过为含饴弄孙计，而杀身灭族，屠一生灵百万，祸胎皆本于此矣。盖三桂因有孙嗣而反谋决也。方献廷为师，三桂每就馆课对校射，评论世务。至是就商，稍露其意，次日始言之。又次日味爽，方未起，桂至，坐床沿商之。方窥三桂意决，乃起为陈闽、粤、楚、豫、秦、蜀传谕可定状，余战胜攻取如指之掌。三桂跃然，欲官之，方辞曰：“吾白衣从事。”明日，三桂欲拜为军师，方不可，曰：“公婿夏国相、侄吴应麒将任重权，此二人庸鄙贪纵，必僨事。总兵马宝，吕布之流，反覆无常，后必决裂，归罪于我。势难其事也。”三桂曰：“婿侄在我，我立誓不用。若马宝老于流贼，若兵出留于滇，恐有不虞，当另处。”乃以方为学士、中书给事，专帷幄。其婿胡国柱尤亲信，为桂替身，此谋彼断，此断彼谋，事非二人不行也。

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杀巡抚朱国治。其前，巡抚李天浴洁清方严，三桂敬惮之，往来敌礼，有司地方俱恃以安。朱抚贪污不职，向为江苏巡抚，顺治辛丑起大狱，屠一士绅。后奉旨永不叙用者，兹更营谋，起抚€南。初至，伛偻屈体，钦差院体扫地，见者皆嗤。朱意以此结欢，将求重贿，乃三桂薄之，所求不应。朱怒，每与贵督察事密疏于朝。他日，贵督以巡边至云，三桂宴督及抚，开言曰：“本藩兢兢株守，不敢开罪于人，乃大有人中伤腾讪于朝。”督、抚咸曰：“谁敢此？必无之事。”三桂曰：“公等不信乎？”取出其子从京师抄白两人参疏，去姓名示之，曰：“不信，道因。”不欢而散。督即日

驰回贵，嫌隙愈深矣。当其时，若贵督请满兵三千，驻扎贵州，备非常，三桂决不敢动。乃仅以彼之一子四孙在京为贄，心怀舐犊可无意，全不堤防，竟杀巡抚，而反势不可遏矣。时有劝三桂建故明旗号，称平西伯为顺风之呼者，胡国柱曰：“大湖南北每袭故明旗号，迄无一成，盖历数已绝故也。”于是伪建国号曰周，以讖有“周朝八百今重说”也；伪称兵马都元帅，以讖有“耳边但闻十一白”也。或有劝桂出秦、蜀，曰岁星在翼轸，荆楚之地不利行师，只宜遣一大将，大众由蜀出秦，据关中以示天下形势。三桂曰：“天文渺茫，地利难凭，吾遣王屏藩取秦、蜀，犹吾自行矣。”由是命王屏藩入蜀。马宝请任取两广，三桂曰：“一辩士口舌可下，不烦兵，已遣人矣。”

十二月初一日，由中路发。三桂先遣吴应贵为先锋，从普安至贵州，提督李本深降。三桂亲率胡国柱、方献廷、马宝、夏国相、吴应麒等陆续发，由平大、黔威至贵州。以平大总兵朱某不肯降，故以重兵压之，朱遂降，心未甘服；后阴勒兵应广西，左右首发，全家被害。三桂兵压贵州，文武官皆降，惟总督甘文走至镇远，缢死吉祥寺中。初，甘问终身数于朱二眉，眉判云：“一路吉祥。”迨奔镇远，举头见寺额曰“吉祥”，曰：“吾数难免。”遂缢。三桂乃长驱陷辰、沅、常德，自走荆、江，五千里无只骑拦截。将至澧州，雷电交作，一声霹雳火出，焚三桂所乘舆夫衣帽须眉，忌讳不言。有董虾相随，嘱其妻弟张季鹰来问予休咎。季鹰，余之及门也。子心知不祥，佯应曰：“龙上天，雷雨助之，何疑焉？”然从是三桂畏天儆，且素悉满洲骑兵利害，平阳不可敌，因不敢渡江，驻虎渡口。斯时京兵未出，诸道兵未集，地方处处无备，一时湖南北衡州、永州、长沙、岳州、袁州、吉安诸府州县官皆望风而遁。诸城既陷，贼势大张，且闽、粤使回者虽皆未臣服，然俱已起兵相应矣。而王屏藩又报全蜀提督、总兵降附，已由保宁至汉中，且陕西兵变劫平凉，巩昌提督王辅臣叛降，西安震动。三桂与胡国柱、方献廷皆侈然自得，谋守岳州、袁、吉以图进取焉。三桂自叛逆以来，摈夏国相、吴应麒不用，两人日结纳，左右共相延誉。乃用夏国相同韩大任驻袁、吉，进窥南昌；用吴应麒带王某等驻岳州，进窥武昌。且戒之曰：“方献廷以尔辈必不可任，今吾任尔，务要洗心涤虑，立功建业，毋貽笑献廷。”更以马宝为援剿将军，往来救援。三人比党贝锦，献廷由是遂疏矣。四川聘旧绅某至，与三桂言不合，遁去；衡山又隐者某至，先见胡国柱，语不合，亦一夕遁去，豪杰解体。其三藩素等夷，一旦欲角而臣之，虽通问不绝，各有离心。

使者之至广东也，说尚可喜同反，不从，筑尽忠楼以表志。然兵权俱属长子俺笪公掌管，说之，许易公而王，且令世守。俺笪公浅鄙轻率，遂纳款，全省归逆。总督金某兵少，不能抗违，亦解兵闲居。三桂乃设巡抚以冯某代，设

总督以董虾代，仍责尚助饷百万。尚输三十万，谓未足，且不加王号，尚恚。适董虾欲夺尚盐利，其盐向为老尚王得请于朝，岁得百万贍军，今董虾欲夺之，心不平，反正。值董虾苛刻督标军士，军心不服，计杀董而仍奉金，合谋于尚。尚大喜，图反正，一夕旌旗壁垒皆变，惟通知冯抚合金兵谋董虾。奉表降于朝，遂加兵将同金总督进取广西。广西上三府向属孔王女四贞之夫孙延龄，下六府属回子马雄镇守，素不相和，争疆界每相攻杀。三桂以四贞原系嫁伊次子，迨次子夭，认四贞为女，嫁孙延龄，以是瓜葛，说而下之。雄知孔女归心三桂，畏夹攻，亦叛降三桂矣。三桂喜得马雄，遂遣人设宴劝和，座中杀孙延龄，而安置四贞于€南，于是马雄倾心事逆也。金总督同赖将军至广西，全省反正，马雄不知所终。此皆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事。十八年冬，金与赖兵由八艾间道直走€南石门槛黄草铺。守兵以除夕度岁，不设防。正月初一，大兵已至曲靖。二月，金、赖首抵€南，功第一。此两广起乱荡平之始终也。

先是，夏国相驻袁、吉，扎萍乡，与韩大任不合，每计不从，知必败。大任请分驻吉安，声势赫然，楚、豫震动。夏国相淫掠酗酒，歌童舞女，充刃营中。简亲王对垒半年，后伺夏隙，纵兵突击，夏师皆覆，昼夜奔还，吾兵追至长沙。三桂姑息不诛，夏虽愧死，然军法不行，无所忌惮矣。简亲王移兵围吉安，大任孤旅无援，粮绝，血书请救数次，三桂乃以王绪为前军，陶某为中军，马宝为后军，各兵三千，救吉安。绪以救兵如救焚拯溺，疾去萍乡，不过百里，兵至，其围可立解。马宝曰：“将军年少，故轻敌。彼围吉安，萍乡一带必埋伏以遏援师，吾入伏中，覆没无疑。若由衡州渡江，达耒阳、永宁，行无人之地，时日虽缓，可以万全。”绪勉从之，半月始至吉安。然尚隔江四十里，欲渡无舟。宝曰：“俟彼半渡，而我击之，可万全，且可夺其舟。”迨兵渡，宝不敢击。绪促之，宝曰：“俟彼军渡未定营，将军击其前，吾从后抄其舟以济，城中夹击，乃善。”吾兵毕渡，绪直前博战，宝兵不应。绪愤极，亲至宝营促出战，不见宝。因问军士：“将军何在？”曰：“匿地坎中。”绪亲至地坎促起，宝曰：“火炮利害，故暂匿坎中。”绪乃下坎扯袍以出。及出坎，天已暮，各收营。宝曰：“今夜两营相逼，恐不测。不如乘月退五里之寨。”绪知其心怯，孤军不能留，从之。宝本后军，退则先驱先行，至十里、二十里、三十里不止。王绪呼扎营，宝曰：“尚未可。”又退十里安营。明日，绪促进战。宝曰：“连日跋涉，休息两日可也。”间日，绪又促进战，宝曰：“待彼兵来，以逸待劳。”于是绪当大路立营，陶屯左坡，马屯右坡，以待。旬日，吾兵谋知三帅不齐心力，遂率万众直捣王绪营，左右坡另兵抵住。绪接战，众寡不敌，杀伤几半，亟呼宝救，不应。至再至三，宝有总兵邓与白者，攘臂曰：“王将军危迫如此，焉忍坐视！”请率所部救之。吾兵望右坡旗动

，徐引退，彼此各伤数人。宝自以大捷，露布以闻。绪志救吉安，以死伤不能军，计休养数日，合兵再战。宝曰：“乘此一捷，班师可也。吉安阻江，岂能飞渡哉？吾三人且回，再整大军来可也。”兵遂归。三桂犒三营，各银三千两。马与陶营无死伤者，各兵俱无言；惟王绪营死伤将半，衣衾棺殓医药十不及一，哄然曰：“彼两将军护惜军士，一无死伤，得赏；吾军各舍性命，上前力战，伤不及医，死不及殓。此死人耳，随之何为？”鼓譟噪而去。从是更不救吉安，而韩大任弃城遁，宝之故也。

袁、吉既复，吾顺承王兵抵长沙五里山下营。三桂愤极，亲临阵督战。兵溃，欲退入城，不能。月城凹向伏象六只，驰之出，马惊，我兵引退，兵得入城。卫朴战死。他日，我兵更围城，扒城而上。伊时方献廷因谗不安于内，出抚长沙，有总兵王某拉马宝竭力御，故得不破。

广东俺笪公尚之信探知袁、吉、长沙兵败地促，腾书于三桂，反正归朝。三桂与胡国柱相对恚恨，计率精锐同马宝从泅水取韶州，出不意，可复广州，擒俺笪公快其愤。孰知泅水江隘舟小，只受石米及两人耳。石笋嵯峨，潏洄曲折，一日不过行数里。及至韶州，守备已严，亟攻之。不料城为阴城，城上皆瓦房联布，云梯距跃不能超越。而三面阻水，隔水皆吾兵严守，惟一路仅阔丈许，达城旁。国柱躁急心热，募骁勇为头功扒城，城上枪刀、铳石、弩矢杀千人，死尸山积。独马宝坐视其下，无所伤，乃与国柱议：“粮援两绝，此地必不可留，而泅又必不可走；惟有重赏苗人，由苗人内地一程引一程，至泅口回师，犹可图生。”而一路精兵，死亡殆尽，马宝兵未曾经战，亦逃亡三之一。兵回，三桂为之短气，计难雪耻，乃于十七年三月称帝，伪年号昭武，借此哄人。以衡州为伪都，迁居之，封其侄吴应麒为伪楚王，诸从逆五等伪爵各有差。封其孙吴世为伪太孙，进方献廷为尚书，回€南辅之。实以潜行，虽尊之，乃疏之也。三桂住衡州，无多日，而长沙顺承王送土官陆道清至。自道清回云，而三桂灭亡可计日而待矣。

先是，将军图海受命为秦帅。朝辞时，言贼可灭状，但要不杀降，不惜饷，不中制，有请必行，灭贼有期；不然，虽去无益。上皆允之。迨至秦，困王辅臣于平凉，遣官说辅臣曰：“将军投逆，原出叛兵所劫，非由本心，上所谅也。若能翻然归正，不但身家可免，原官嘉奖，可以力保。”辅臣犹豫，使往返数回。辅臣曰：“吾罪重应诛，但二子在京，得免死足矣，敢望官乎？”图又遣原使报云：“公决意归朝，当力请于上，送两郎君至公军中，任从去就。”图果疏请于朝，发二子至。图遣使送归辅臣，辅臣感泣，矢心无他，遂造送平凉三府兵马钱粮册籍以降，只身归朝。辅臣在边素有名，秦中见其弃三桂而归本朝，人心俱改逆而从顺矣。此十三年事也。图乃得次第至秦州，擒陆道清

道清者，姚州土官，向所从王屏藩之将也，并降其部下三千人。图召土兵毕集，云：“汝辈各有父母妻子在家悬望，要留者留，要归者归，从实说来。”众军悉言归将被一，皆云愿留，其愿归者仅三百余人，图乃各给盘费银二两护出境。明日，图又集二千余人，如前问，皆云愿归，图乃照前给赏护出境，其愿留者仅道清家丁一二百人而已。其二千人皆感恩，不但不杀，且赏路费，在云中播言盛德如此，若再要打仗，惟有反戈相向耳。全滇人心，无不摇动。土官陆道清更加优礼，云：“吾请于朝，放汝归云，更加官招抚土司、汉人，务要赤心报效，不得有负圣恩。”陆叩头谢允，图遂拜疏送陆至京。上如疏请，赐袍帽、金帛、名马，铸印敕封，挂抚蛮将军印，亲随各加厚赐，驿送至长沙顺承王处护归云。三桂长沙守将一日望我兵营遍设帐幄，大吹大擂，张戏设宴，心疑之。俄而有骑下山，蜂拥而至。守将欲放枪御之，百人皆弃兵下马，高声称自家人。城中军士聚认是土官陆道清之兵，留入城。道清出陈印敕曰：“畏死，不得已受，图归计耳。”次日，长沙送道清至三桂处，陈其本末。三桂不敢杀，默然隐其事。而远近相闻，士卒有向顺之志，将帅无固守之心，皆欲解甲投戈矣。三桂见兵势日促，人心渐变，力实难支，每自叹曰：“吾何苦，何苦！”日夜忧惶，遂于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死于衡州。

胡国柱犹欲假三桂孙收系其党，飞书€南与郭壮图，令护伪太孙至衡州袭伪位。壮图有女，方与卫朴女争立伪后，坚不出，即于€南僭位，改元洪化；腾伪诏于各处，日制皇后仪仗、龙凤日月袄、山河地理裙之类，任国柱呼不应。乃推吴应贵守衡州，躬至云请，与郭议不合。郭以弃湖南，守险隘，犹可以作夜郎王；国柱无可如何，乃仍奔衡州，合应贵据守湖南。及至沅州，长沙、衡州、永州、常德、辰州、宝庆一带州县，由岳州一战，皆瓦解反正矣。

岳州自吴应麒出守，方献廷为积三年粮，防不虞，平时不许妄动。后荆、岳彼此不相攻战，商贾颇相往来，甚至各设关抽税，以佐军需。伊时荆州米一两一石，湖南止三钱；荆州盐一钱一包，湖南至三钱。两边议定盐五包易米一石，应麒喜，以为三钱之米易一两五钱之盐，以为奇利，倾仓倒换。有总兵王某谏阻甚切，应麒怒，欲杀之，王某率三百人来归。而同时更有归本朝之林兴珠为岳州洞庭湖水师。林兴珠与杜某俱由海上投诚，镇辰、沅，降三桂。桂以两人为帅，守洞庭湖，因为造海上鸟船，出入洪波大浪如平地，大小铳炮布列左右首尾，所当糜烂，扼守布袋口，吾寸板不得入。自应麒封王为总统将军——总统者、统属诸将也——林兴珠等入贺，责行属礼，走脚门，林不肯，以是抵牾。遂潜林于三桂，谓林欲反，乃令杜某守布袋口，调林守湘江，扎湘阴县。知县某原满洲人，降三桂，仍原任。当马宝永宁败还，所过淫掠，湘民惊

遁。知县出示安民，谓“马将军御军素有纪律，虽小不利败归，所过秋毫无犯耳，不必惊避”。马见“败归”二字，耻之，欲杀知县。行谗已久，知县惧甚，思归本朝。适林兴珠至湘江，两意相合，因家口未齐，迟其事而机已泄。两人恐再迟贾祸，仓卒渡江投诚。吾兵以孑身无家口疑之，既而谍知林兴珠二子俱受，妻子发云南入旗，乃大加信任。林愤欲报怨，奋合舟师入布袋口，水陆围攻岳州。岳州无粮，不能守矣。应麒逃奔长沙，长沙守将某及衡州守将吴应贵一时俱奔。

应贵奔至武冈州，为冷炮伤死。应麒自常德、辰州，一路地方百姓，俱赶逐至沅州。稍得息，乃集军士营造楚王殿。军士曰：“刃已在颈，何殿为？”一哄而散，应麒仓皇奔镇远。至贵州，又招得一路逃军一二千人，至交水扎住，欲篡弑伪主，入南而代之。郭壮图知其意，与线緘谋，就其军托他事颁诏斩之。此吴应麒之终也。

而大兵之追吴应麒者，贝子王、蔡总督毓荣、穆将军、桑提督等，皆由镇远过贵州，渡盘江。探知赖将军已至南，昼夜赶赴，于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合兵围城。城中初无战守志，自方献廷由宜良入城，议守议战。是日城中出兵近万人，赖将军兵独出山前战，山后分左右腋以待。余从壁上观，我兵稍却，余心甚张皇；孰知引贼过沟，两腋万马俱下，贼兵争退，俱填沟中，无一还者。于是闭城不出。围至九月、十月，城中食尽，米卖一两一酒杯，人尽饿死，争开门降。吴世自刎死，郭壮图自焚死，伪太后、阻三桂反之张氏先死，陈娘娘、印太太及伪皇后郭氏俱自缢。方献廷被擒，凌迟死。胡国柱从四川欲合王屏藩救南，屏藩已缢死于保宁。国柱独至南之金沙口，闻城破，投水死，军士献其首。马宝从四川至寻甸，家口所住也，军士围而擒之，解京诛死。搜查三桂棺柩，尸示众，无可踪迹。其侄某出首，云尸已焚化，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。岸水掘骨，并世首尸解京，亲诣祭告诸陵。判其尸骨，传示各省，悬之通衢示众。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。